



上海三位鲁迅文学奖得主齐聚,分享文学与翻译

作家,要去多多关注别人的生活

第九届鲁迅文学奖,上海共有三位作者和译者获奖,上海作家薛舒的《生活在临终医院:最后的光阴》获散文杂文奖,上海翻译家戴从容译著的《芬尼根的守灵夜(三卷)》和上海翻译家袁筱一翻译的《战争,战争,战争》获文学翻译奖。

在“中国文学盛典·鲁迅文学奖之夜”举办前夕,三位上海鲁迅文学奖得主在接受晨报采访时,分享了各自对文学创作、文学翻译的看法。

薛舒:接地气的生活给写作带来新的灵感

这次,35 位鲁迅文学奖获奖者齐聚申城的“2026 中国文学盛典·鲁迅文学周”活动,在一次开会时,上海作家薛舒恰好坐在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旁边,王计兵在发言时分享自己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,内容非常感人,也深深打动了薛舒。

“我当时就觉得,真实的生活可能真的会给我们的创作带来灵感。这也提醒了我,作为一个写作者,我们不能脱离生活,我们要去踏实、深入地去过一些接地气的生活,这可能真的会给你的写作带来一些新的灵感。”薛舒告诉记者。

薛舒的获奖作品《生活在临终医院:最后的光阴》属于长篇非虚构作品,是薛舒“生命三部曲”之二,创作于 2020 年,讲述了父亲身患阿尔茨海默病后,完全失去自理能力、住进临终病房后的五年时光,这五年里,父亲从精神上的告别走到了生命的终结。作品首发于《收获》长篇小说 2023 年春卷,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 2024 年 1 月出版单行本。

《生活在临终医院:最后的光阴》属于纪实类的写作手法,薛舒在书中写下了自己的恐惧、悲伤和无以应对的狼狈。作为作家和写作者,对于生活给到自己创作的源泉,薛舒认为: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,也许我们写完自己的生活之后就要去体验别人的生活。总有一天,我们写着写着也许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已经不够我写了怎么办?所以说我们要拓宽自己的生活的疆域界限,或者说是去多多关注别人的生活。其实,大多数的写作者都充满着一颗好奇心和求知欲,都想去知道别人在怎么生活,这是我们写作的人的一个天然的一些性格特点,这也让我们能够去写作的内容更加丰富。所以王计兵讲的那些故事,我会觉得也许跟我们离得比较远的行业和生活状态,我都需要去探知去了解这个。”

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 2 月出版了薛舒的中篇小说集《暗疾》,《暗疾》与女性相关,薛舒在书中写了四位生活看似平稳的中年女性和她们的隐秘心事。谈到自己还没有涉及的写作领域,薛舒认为:“所有的写作者都会对自己不曾涉及的领域产生兴趣,当然,契机很重要。是什么让我突然触发了一个想写这个人的原因,想写这种生活的原因。这是在生活当中可遇不可求的,所以我们需要沉下心来,好好生活。”

戴从容: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学者加翻译者

本届鲁迅文学奖,上海翻译家戴从容译注凭借译作《芬尼根的守灵夜(三卷)》获得文学翻译奖。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·乔伊斯创作的长篇小说,该中译本是本书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注释本。作为国内乔伊斯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,戴从容曾任《詹姆斯·乔伊斯季刊》编委。她耗时整整 18 年,在广泛吸收全球“乔学”百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,为全书添加了逾 4 万条注释,最终形成了这部体量宏大、学术含量极高的中文译本,为中文世界深入研读这部现代主义经典提供了坚实的文本支撑。

戴从容身兼多个社会身份,她是教授,曙光学者,也是作家和翻译家。当记者问到她对自己的个人定位时,戴从容表示:“我最对自己的定位主要还是一个学者,再加上一个翻译者,然后我自己做的翻译其实也是属于学术性的翻译,所以学



三位鲁迅文学奖得主:戴从容、袁筱一、薛舒(从左到右)

术在我的生活中是占主要的。”

戴从容同时担任上海市翻译家协会理事和上海市作协理事,在她看来,翻译和写作还是有所不同的。“坦白地说,我个人觉得写作还是比翻译难一点,因为写作是需要自己的创作灵感,而翻译的灵感是由原作者已经制定好了。翻译者只要跟着原作者的思想去走,最重要的是把握住原作者的思想。所以就创造性来说,写作的创造性更加强。”

戴从容还分享了她对作家的看法:“我觉得作家们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,而且语言的表达能力很强,这一点是我非常敬佩。他们的思路相当开阔,能够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。”

2023 年,戴从容入职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,担任特聘教授。资料显示,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成立于 2022 年 6 月,位于苏州市高新区,是南京大学苏州校区首批设立的文科新型教学与科研机构。有些人据此认为戴从容去了外地,那么,去苏州搞科研工作是否需要搬家呢?戴从容教授笑着告诉记者:“我家还在上海,我还是生活在上海的山山水水之中。我住在朱家角,朱家角有着上海古镇的风韵,整个生活样貌带着上海气息。大学老师并不需要坐班,我只需要上课的时候开车到苏州去上上课。我会把课集中排在几天之内,然后这几天住在苏州,课程结束就返回上海。”

袁筱一:人类不能让渡文学翻译的权利给 AI

本届鲁迅文学奖,上海翻译家袁筱一凭借译作《战争,战争,战争》获得文学翻译奖。《战争,战争,战争》是法国作家蕾拉·斯利玛尼的代表作,是其“他者之乡”三部曲之一。这些年,作为翻译家、学者,袁筱一一直在关注 AI 对文学翻译带来的影响。

今年第一期的《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》刊登了袁筱一的《人工智能与文学翻译批评原则的再思考》,在公众的认知中,人工智能同样具备文学翻译的能力,甚至不输人类主体,作为作者,袁筱一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是什么?最后得出的结果又是什么?袁筱一告诉记者,其实她早在两三年前就开始了相关的比较研究,原因是当时大语言模型刚出来时,社会上已经有了很多噪音,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人类的翻译工作。

“当时我也是出于一种好奇,同时也是和我自身的研究方向相符的,所以我就带着学生做了人工智能翻译和人类主体

翻译译本的比较工作。特别有意思的是,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做了一些研究,甚至包括了一些定量分析在里面,但是当我们最终做完这项研究或阶段性做完这项研究之后,我突然发现研究的初意是有一些问题的。当时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思考,人工智能究竟能不能做文学翻译?我们后来的研究结果,包括我和人工智能专家们经过了多次探讨,经过各方探讨之后,会发现这不一个人工智能能不能做文学翻译的问题,而是一个你应不应该让它做文学翻译的问题,是一个伦理问题。就像生物技术它可以做到克隆,甚至克隆也会产生一定的生命主体,但是不是允许它这样做?为什么要允许它这样做?其实翻译工作也是同样道理,你为什么要把赋予人类尊严的语言经验过程的权利,去让渡给人工智能呢?”袁筱一这样向记者阐释通过项目的发现和自己的观点。

袁筱一进一步向记者解释:“因为人工智能是这样的——你给它的指令越明确,它越能够达成某种结果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换能力,从语言转换能力上来说,即使技术现在还没有达到,它将来也可能会有这方面的精进。就像戴老师译的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这类文本,你现在很难想象人工智能能够完成翻译工作;但是有了戴老师的语料(入库)之后,未来可以想象,人工智能技术上也会精进到这个地步。其实,我们最后的研究可能是偏离了当初的研究目的,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发现(是不是应该让人工智能来做文学翻译)也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在谈到“手搓”翻译的核心价值,袁筱一认为:“每一个人都要对作品阶段的生命负责,既然作品已经到了翻译过程,作品的原作会召唤译者,无论处在什么阶段,它必须还是一部作品,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——衡量一部翻译作品,它的一个诗学维度,这个诗学维度也极大地体现了你对原作的尊重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,每一部译作虽然有原作在前面,但他的译作一定都是译者主体的作品,虽然作品相对于原创来说它有一些特殊性,但是它首先应该是一部作品,否则就毫无存在的价值。”

当初在对人工智能和真人译本进行比较之后,袁筱一有一个重要的发现:“如果说人工智能翻译是基于语料以及某一些语言转换的规则,因为从一种语言转换另一种语言,它实际上是有一定规则的,如果说它是基于这个规则的产物,它是模式性的。”

晨报记者 严峻嵘 摄影报道